

## 金禧返校記

朱乾

今年（西元1998年）三月初，我收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學的邀請函，邀請我參加今年在上海徐家匯校本部舉行的建校102週年校慶，以及1948級畢業同學的金禧慶祝會，設定在同時同地舉行。這後一項的活動確是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憧憬著五十年前的老友，老同學能夠在這分別了半世紀之後，重又回到昔日共同攻讀嬉遊的老地方，攜手把晤，暢敘離闊，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因此我當時立即以電傳回覆，決定參加，並請代訂房位，不久即收到回音，非常高興地得知母校主持辦事的各位學長們迅速周到，令人感佩。

### 飛抵上海慶金禧

四月六日傍晚，我偕老伴由台北飛抵上海虹橋機場，川妹來迎，驅車直駛徐家匯。進校門時，校警好意相告：四八級校友請到桃李苑，於是，我們就到了靠近後門的桃李苑。這是一幢新建才兩年的大廈，完全是賓館形式，供應食宿，我們登記完畢，住進房間，覺得一切都很舒適，但是，這和原來邀請函內所提的住所似不相符，而且房租收費也低廉不少，只要一百三十元。據櫃台小姐說，原房價是二百六十元，學校優待校友，打了對折。這一下子可讓我好好地樂了一下，大前年我去西安，也住在交大招待所，收費要多加百分之五十，原因說是台胞，我說校友應該打個折扣才對，如今真的打了折扣，所以令我心裡著實舒坦不少。可是，我還是有一點疑問，因為，邀請函上說明：教師活動中心的房租是二百五十元（這也是已經打過折扣的價碼），怎麼如今減成一百三十元了呢，結果，第二天早晨謎底就揭曉了，原來，按照這次大會的安排：三八級（鑽禧）全體返校校友，以及四八級（金禧）海外歸來的校友均安排住在教師活動中心，四八級國內返校的校友則安排住在桃李苑。因此，我們必須要遷往教師活動中心去居住，房租也就從一百三跳升到二百五。不過，一分價錢一分貨，教師中心的「檔次」似乎是要比桃李苑略高一籌，房間內多擺了幾瓶樣品酒，大概是預備供應洋客們享用的飲料，對我們而言，則只成為擺飾了。其實，我仍然是感到很榮幸，因為這兩座精彩的招待所都讓我住過，應該也算是一項難得的經驗吧。

### 漫步徐家匯校區 重溫昔日舊夢

從四月六日到四月九日，整整地在校園內住了三夜三天，我有足夠的時間到處瀏覽，重溫往日舊夢，只可惜前庭草坪上的鐘架已經拆除，再也聽不到昔日校園的鐘聲了，時代在進步，悠揚的鐘聲已被資訊所取代，成為夢中的回憶了。我有早起的習慣，平時在家總是清晨四時起床運動，在旅行中，只好略晚，但總也在五時開始，其時晨霧已瀰漫校園，早運的人依然不少，我則漫步園中，追尋昔日的足跡，幾乎走遍了所有老舊的建築。

前後庭的廣場依舊，體育館（1925）和容闈堂（1933）總辦公室橫互其間，前庭中央矗立著江澤民校友題字的百年校慶紀念碑，代表著向心及動力之源，有著深厚的意義，碑下設有石桌石凳，可以促膝談心，前庭周圍的建築大部份已經更新，上院（1900）改建成

# 海角天涯交大人

新上院，現在屬於電力學院使用，老南院則改建為教學大樓。位於校門近邊，最可愛而典雅的老圖書館（1918），沒有一個人捨得把它拆掉，只好盡量修復到安全的程度，並且粉飾一新，於1996年修建完成，命名為「校史校友樓」，做為校史陳列館和校友聯絡處，重新有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最老的中院（1899）依然存在，但已標示了「待拆」字樣。中院後面有一幢新中院，其實只是一座清朝末年的老建築，很像西部電影中的小客棧，中庭扶梯，如今已是空空蕩蕩地杳無人跡了。

前庭南面，浩然高科技大廈的一順手處，有一連串具紀念性的小庭園：日晷台，五卅紀念碑，二烈士墓以及一座「英烈交大人碑」，碑的背面所刻的文字倒是很能激勵人心，特予錄存如下：「我們深深緬懷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五卅運動、北伐戰爭、抗日戰爭，以及在解放戰爭時期奉獻了青春和生命的校友們，在舊中國黑暗的年代，祖國的屈辱，人民的苦難，召喚著交大人去鬥爭，他們奮起振臂高呼：『為中華民族爭主權，為中華民族爭人格，我願前驅。』他們深情傾吐：我願做地下的泥土，讓人們踐踏著走向光明的彼方。為此，一些交大人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英烈們的愛國主義精神，萬古長青。」至於正面的雕塑，則是未敢恭維，交大本來就缺乏柔性人才，如今特設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急起直追，猶待時日。

前庭的新建築中，除了浩然高科技大廈外，就要算位於老圖書館旁的教師活動中心了。嚴格說起來這是一所管理成功的現代化賓館，或是招待所，但也是上海交大最有價值的一項「校企」，誇張一點的比喻，它就像一隻會生蛋的金鵝。根據記錄：從九二年開始，除了完課國稅百萬元以外，每年可以上繳校方二百萬元作為行政經費的貼補。至於「中心」的設施和服務水平，則屬國際一流旅館的水準，毫無遜色，這也是校方決策者的一番苦心，曾經邀請上海一流旅館—錦江國際大飯店的管理人員來加以指導，因此才有如此佳好的成績。我們住過的人可以證明，無論在餐飲方面，或是人員接待方面，均臻上乘，令人愉悅。

中庭朝北，有兩座大型建築，一座是新型的綜合活動中心—包兆龍圖書館，其中包含一間「演講廳」，校慶集會就在此處舉行，這座建築是由香港富商，世界船王之一，環球航運公司總裁—包玉剛先生所捐贈。包先生一共捐贈了兩座圖書館，一座就是這座以他父親名字為紀念，建在徐匯校區內，另一座則是以他自己的名字所建的包玉剛圖書館，設在閔行新校區內。這是資本家們所能做到最有價值的事，不但回饋社會，造福人群，也為自己和家族留下了不朽的令名；另一座是有名的老建築，工程館（1932恭綽館），現在歸機械工程學院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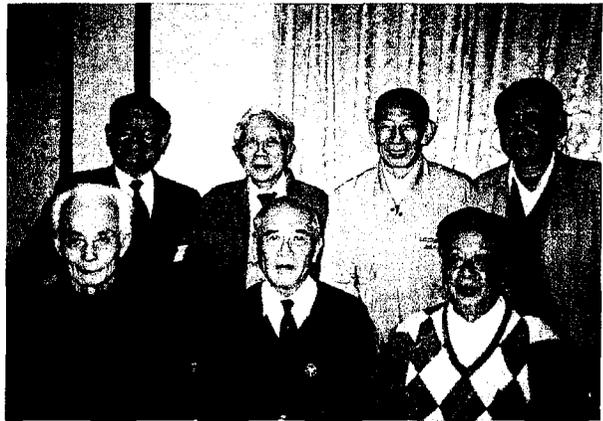
後庭除了小型運動場外，還有一幢古舊的建築文浩堂（1949），也就是原來的大禮堂，如今有了「包圖」（簡稱）以後，也就受了冷落了。還有就是我們以前曾經當宿舍住過的「執信西齋」，可以說是傲然獨存，原先傳說已經拆建，其實這座建於1930年的馬蹄形的建築，它的特色就是在門前中央建有一座交大特有的標誌，矗立在噴泉之中。大前年，我在西安交大正門內看到一座相同的標誌，當時我就猜測可能就是上海交大西齋前的標誌，如今發覺現在按放在西齋門前的標誌是1979年重建的，可見原來的標誌確實已在當年和學校同時遷到西安去了。如今，這座老舊的建築依然存在，我進入西齋屋內，走過陰暗的過道，裡面擺滿了雜物和腳踏車，再從正門出來時，卻看到三塊招牌：電子信息學院、人文

# 海角天涯交大人

社會科學學院和外國語學院。

## 賀校慶 老友相見歡

四月八日是校慶正日，七日晚校方舉辦了一個餐會，姑命其名爲暖壽晚會吧。地點就在教師活動中心，或許因爲場地關係，校方未能邀請全體返校校友參加，因爲這次返校的校友和眷屬全體總計約爲三百餘人，其中四八級就有兩百六十餘人，「中心」只能接待百餘人，因此，校方請客就只好以「中心」住客爲代表了。雖然是美中不足，但是三八級鑽禧全體校友都住在「中心」，因此略無遺漏，這樣或可算是已完成敬老之意了，而我們住在「中心」的金禧「年輕人」也只好靦腆地做代表了；當晚宴開十餘席，謝校長和全體領導做主人，菜餚豐美，招待殷勤，主人除供應飲料之外，並以紅葡萄酒待客，可謂是情義深重，賓主盡歡。



前排左起江岳、郭豫信、李邦彥；後排左起朱乾、蔡芝山、楊懋修、任丕恆。

校慶當日，學校預先準備了一份節目表，名之爲「上海交通大學一九四八屆校友參加102週年校慶及畢業五十週年金禧活動日程表」，如此，我們八九兩日的活動項目也就都瞭如指掌。八日早晨八時半全體在包圍演講廳前集合，九時至十一時開慶祝大會，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可以接觸到來參加大會的老友老同學了，我們航海組的總聯絡人是江岳兄，我們總共會面的有八個人：北京來的郭豫信兄、廣州來的楊懋修兄、台北來的朱乾，其餘的五人，李邦彥兄、蔡芝山兄、任丕恆兄、梁炎生兄以及江岳兄都住在上海。大家只有半小時寒暄，大會就開始了。一切如儀，除了講話以外就是鼓掌，我看到新竹交大來的蔣光照學長上台講話，徐明昌兄上台領獎，當然是一番盛況。

## 參觀閔行新校區

下午，預定去參觀閔行校區，提到閔行校區真正是令人感到振奮，試借用現任校長謝繩武先生的講話來說明：「閔行新校區的建成，給學校帶來生機和活力，大大拓展了學校的辦學規模，提高了學校的整體水平、綜合實力和辦學效益。與十年前相比，目前上海交大校園面積增加了近三倍，校舍面積翻了一番，教學、科研儀器藏書增加了一倍半，正副教授增加了四倍，這些都是拜改革開放之賜。」謝校長的一番話已經說明，上海交大已經不再是侷處於徐家匯一隅的交大了，閔行校區將是發展中的新希望。謝繩武校長是去年六月正式受命擔任校長，以接替服務已十四年的翁史烈校長，謝校長盛年英俊，氣宇輝煌，在未接任校長以前，已經任職副校長有六年之久，因此對於校務管理可稱是駕輕就熟，而且，尚有六位副校長和一位黨委書記的協助，一切定能掌握自如，舉重若輕。去年九月九日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機械學科的先進製造技術學術交流會，交大全國五校的校長共聚一堂，包括新竹交大的鄧啓福校長，是爲盛會，大家都認爲最好每年舉行一次，以資聯絡交

# 海角天涯交大人

流。目前上海交大總共設有船舶與海洋工程、動力與能源工程、電子信息、電力、材料科學與工程、機械工程、理學院、生命科學技術、人文社會科學、建築工程、化工、管理、外語等十三所學院。全校學生總共有一萬三千人，正副教授一千一百三十人，研究生共計二千八百五十一人，其中包括：博士生八八六人，碩士生一九六五人，真可謂是人才濟濟。大會結束以後，跟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剪綵」活動，大都是完工、奠基或是啓用的儀式，有時只要有代表參加即可，不必全體出席。

午餐後，我們全體四八級校友分乘六輛巴士，駛向閔行。閔行校區有著一座可愛的校門設計，遠遠望去，猶如雙臂迎人，頗令人有受歡迎的親切感。首先，大家共同參加了光明體育館的落成典禮，這座體育館是香港胡法光校友所捐贈的，總價值是一百五十萬美元，胡氏家族全體參加，以示隆重。典禮結束以後，我們竟被大雨困在菁菁堂一學生的大禮堂，最後，大家決定乘車雨遊閔行校區，只得走馬看花的巡禮了一周。校區占地一八一畝，除了現在已經建成的各項工程以外，尚有餘地可以運用，可見閔行校區之廣；在繞完人工湖，看過了亭園水池之後，車隊就回返市區徐家匯。

八日晚原定的是校友聚餐，但因人員過多，只好各自安排，分別舉行小型餐會，我們一行八人包括我的老伴，回到我們住宿的教師活動中心去吃晚飯，我們吃到最好的紹興酒和精緻的菜餚，順便我們又買了一些小的紀念品。

四月九日的安排，上午先去參觀佈置在浩然高科技大廈內的「畫展」，其實，真正要我們參觀的乃是佈置「畫展」的場地，浩然高科技大廈的捐贈者是殷之浩校友（1935土木），造價為一千二百萬美元，殷學長曾於百年校慶時親來剪綵，如今則是已歸道山了。

## 暢敘離闊 相約鑽禧再見

按照節目安排，上午九點到十一點半在包圍十四樓，分組聚會，暢敘離闊，這項安排非常有意義，大家匆匆忙忙地見面，沒有好好的坐下來談談心，這個時候正是可以見面談心的時候。非常意外地，竟然有一位機械系的校友到我們航海組來，要找朱乾，當時我真是想不起來了，當他寫下他的名字—陳循介，我頗然想起我們是在重慶九龍坡時，住在同一宿舍的同學，每天清晨盥洗，常相聚首，我又喜歡抬槓，大家說笑一番，頗能解頤。如今時隔五十多年，竟然淡忘了，難得有如此熱情的老友，真是令我感動萬分。他住在北京，我們相約要繼續聯絡，重敘舊情，這也算是這次返校的節目中一段精彩的插曲吧。十一點半，聚會結束，此時此刻，大家可是要真正的分手了，我們七個人珍重道別，並做豪語：相約十年後鑽禧再見。

回憶當年，一九四八級畢業的航海同學僅有二十三人，其中五人英年早逝，五人離船登陸，因此，始終堅守航海崗位而又曾任船長的只有十三人，現已散處在世界各地。如今，我有一個心願，我打算將我所寫的這篇短文，分寄給海內外的同班老友，雖然你們沒有能來參加校慶和金禧活動，希望能藉著我這篇報導，可以獲得一些如同親臨母校的感受，同時也希望你們能夠樂意接受我的「獻曝之忱」。

### 朱乾小檔案

朱乾，南京市人，民國十四年生，抗戰時期，畢業於四川合川國立第二中學。民國三十三年考入重慶交通大學航海科。民國三十七年在上海畢業，海上生涯二十二年曾任商船船副、船長，後轉陸上工作擔任美商立信航運公司駐台代表、泰甲星企業公司總經理二十二年，其間曾受邀擔任各項教職，並曾擔任國家考試河海航行人員考試典試委員凡十一年。